毛詩要義

魚藻

毛詩要義第十五上

一 思古之詩無武王此以

幽王之詩思古多矣皆不陳武王此獨言之者

此言將喪鎬京其居鎬京武王爲始刺王將喪

其業故特陳武王也

二 莘其尾訓長那其居訓安

王在在鎬有那其居箋云那安貌天下平安王

無四方之虞故其居處那然安也莘其尾長貌

采菽

三 幽王侮慢諸侯疏引烽燧事

正義曰作采菽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侮慢諸
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召而會聚之
而無誠信之義事無故召之而無信義後若實
有義事將召而不來詩人君子見其微知其著
而思古昔明王焉正義周本紀曰褒姒不好笑
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
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
笑幽王欲悅之數舉烽火其後不信益亦不至幽
王之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

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盡取周賂而去是義事不信見伐無救之事

四 待諸侯雖無予之尚得車馬衮黼

采菽至及黼毛以爲言古之明王待諸侯使人采此菽藿得菽藿則筐盛之筥盛之以爲牛汁之芼筐筥所以受所采之菜以與牢禮所以待來朝諸侯故於此君子諸侯之來朝也乃去有何物而當錫予之乎於時雖爲無可予之尚與

之路車及所采之駟馬其車馬之外又以何物
子之又以玄衣而畫以袞龍下及絺冕之黼裳
言無予之尚得車馬袞黼今王何以反侮慢之
曾無錫命之禮乎故刺之鄭唯以不與爲異其
文義則同

五 藿以芼牛全言菽芼太牢者舉其一
傳既言羊則苦豕則薇則菽不揔芼三牲而言
菽所以芼太牢者舉牛之芼則羊豕之苦薇從
之可知故云太牢以揔之公食禮云鉶芼牛藿

羊苦豕薇皆有滑注云藿豆葉也苦苦荼也
堇荁之屬是也王述毛云筐筥受所采之菜牢
禮所以待來朝諸侯

六 覲禮賜侯氏車則同服賜
覲禮曰天子賜侯氏以車服注云賜車者同姓
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服則袞也鷩也毳也是服
同賜之矣

七 玄袞玄衣而畫袞龍黼則刺之
傳雖云玄袞卷龍而義未明故申之玄袞者玄

衣而畫以衮龍玉藻注云龍卷畫龍於衣卷字或
作衮衮則以龍首卷然謂之衮龍衮是龍之狀也黼
黼黻者引類以明之黼黻爲一也謂絺衣者絺讀刺之
言此黼黻絺刺之於衣衮黼之在衣也衮則畫之
黼則刺之故言謂絺衣以對衮畫衣故也絺在
裳言衣者衣揔名也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
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皆春官司服
職文引之者明衮黼非一衣君子揔諸侯也故
彼注云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

八

冕服
皆玄衣
纁裳玄
衣無
裳刺
黻

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
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爲繡
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
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
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絺衣粉米無畫
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冕者衣無文裳
刺黻而已是以謂之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
由此言毳冕絺冕其裳皆以黼爲首唯玄冕無
文耳言子男自毳冕而下則通及絺冕此黼宜

鄭謂天子未賜無文之服秦詩亦有賜

絺冕之裳矣箋言謂絺衣者自取絺繡之義非
謂冕名但差次偶同耳
賜法下不得兼上知此賜非上公衮冕
或以爲衣舉衮裳舉黼正是衮冕之服知不然
者以經言及則非一之辭又君子來朝非獨上
公一人何得獨言衮龍之衣乎故知黼文下及
絺冕之裳也賜法下不得兼上而上得兼下則
五等所賜下皆及於絺冕矣所以獨言衮黼不
及玄冕者鄭即解之云王之賜服唯用有文章

十一

詩采菽 黼亦取 莒馬協 韻

故也案終南美秦襄公之受顯服玄黻衣繡裳是得玄冕也又曰錦衣狐裘是得皮弁服也然則天子之賜諸侯無文亦賜之言王賜唯用有文章者解詩人特舉衮黼之意非謂玄冕以下王不賜之且作者黼亦取與莒馬爲韻也

二十 王於諸侯待之迎之駿駟而見之

觱沸至所屆毛以爲觱沸然者是正出之檻泉我明王使人於此水中采其芹菜以爲菹以待諸侯以興富有者是王家之府藏我明王使人

於此府中取其財貨以爲車服以賜諸侯其君子諸侯至來朝之時我明王又使人迎之因觀其車服旌旂其此君子車服旌旂則渒渒然動得宜其車馬鸞鈴之聲又嘒嘒然鳴中節至於將朝王於是親自駿騑則乗四馬而往迎之未來則采菽爲葅以待之既來則及使人在塗迎之既朝王則驂駟而見之是故明王於諸侯其所尊敬法制之極今王何以不尊乎鄭唯以不愚爲異

三十 王勞迎朝侯所以觀威儀省禍福

案覲禮云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注云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小行人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則郊勞者大行人也解所以必使迎而觀其威儀者迎之所以為敬觀之且以省察其禍福也成十四年左傳曰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彼雖享饗理可相通故援彼言之以諸侯至當行朝禮故言將朝於王王則駕乘駟馬而往迎之知駕駟非諸侯之

物者以上云言采其旂又曰言觀其旂皆王於諸侯之事既言旂鸞乃云載驂載駟故知非諸侯所乘明王所乘以往也夏官齊僕云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注云謂王乘車迎賓客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是也

十四 芾古蔽膝之象冕服爲芾他服爲韠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諸侯亦芾邪幅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紓緩也箋云

十五 邪幅如湊時行縢束脛自足至膝

芾太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
韠以韋爲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
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脛本曰股邪幅如
今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彼與
人交接自偪束如此則非有解怠紓緩之心天
子以是故賜予之

十六 韍韠以韋存古邪幅亦單云偪

正義曰以赤芾對朱芾爲異故云諸侯赤芾也桓
二年左傳曰帶裳幅舄內則亦單云偪則此服

名偪而不狂鄭皆大本之行縢然則邪纏於足謂之
邪幅故傳辨之云邪幅正是偪也名曰偪者所
以自偪束也箋本其有芾之由故言大古蔽膝之
象易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
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
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垂衣裳服布帛必始於
黃帝其存此象未知起自何代也明堂位曰有
虞氏服韍注云舜始作之以尊祭服言始
尊祭服異其名耳未必此時始存象也知冕服謂

之芾其他服謂之韠者以士之有爵弁猶大夫
以上有冕也士有韎韐猶大夫以上有芾也士
冠禮陳服於房中爵弁韎韐皮弁素韠玄端爵
韠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即爵弁也士服爵弁
以韎韐配之則服冕者以芾配之故知冕服謂
之芾士服皮弁玄端皆服韠是他服謂之韠以
冕為主非冕謂之他也韍韠俱是蔽膝之象其
制則同但尊祭服異其名耳古者衣皮此存其
象故知以韋為之故禮記玉藻韠君朱大夫素

士爵韋士去韠下揔以韋結之故知以韋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此王藻文也彼論韠此言韍而引之者明此二者色異而制同也

【七】柞之葉新將生故乃落喻繼世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蓬蓬盛貌箋云此興也柞之幹猶先祖也枝猶子孫也其葉蓬蓬喻賢才也正以柞枝為興者柞之葉新將生故乃落於地以喻繼世以德相承者明也

【八】平平訓辯治堯典平章亦云辯章

傳平平辯治正義曰堯典云平章百姓書傳作辯章則平辯義通而古今之異耳

【十九】魏絳引詩作便蕃左右

箋以上云賢才相承故此云諸侯之有賢才之德能辯治連屬之國使得其所也諸侯來朝冀連屬者亦至焉至則亦當賞之襄十一年左傳說晉悼公受魏絳之謀先和戎狄霸功既成以賜魏絳之樂即引詩云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

樂只君子萬福攸同便蕃左右亦是率從雖引
詩斷章彼以晉悼爲霸長連屬之國與此同
也

【十二】維舟與約制葵謂揆度腒厚賜
汎汎至戾矣毛以爲汎汎然浮於水上者楊木
之舟舟人以紼纚繫而維持之使不得東西也
以興居於民上者諸侯之君也明王以禮法約
而制御之使不得違叛也諸侯既不得違叛供
職順命故於來朝明王以禮樂樂是君子諸侯

毛本紼縭維

天子於是揆度其功德之多少而命賜之以禮樂樂是君子諸侯又以福祿厚賜之

二 紼訓繂繂是大組縭爲緌緌又爲繫

釋水云紼縭維之紼繂也縭緌也孫炎曰繂大索也李巡曰繂竹爲索所以維持舟者郭璞曰緌繫也孫炎曰舟止繫之於樹木矣竹爲大索然則紼訓爲繂繂是大組縭爲緌緌又爲繫正謂舟之止息以組繫而維持之以喻明王能維持諸侯定本及集注以毛云紼繂也與爾雅不

同

二 左傳引優哉游哉下句與此異

襄二十一年左傳叔向引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下句與此不同則所引逸亡此非也鄭亦約彼優遊爲居止自安之義故與毛不同

三 角弓不善紲檠則反族姻胥遠則怨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與也騂騂調利也不善紲檠巧用則翩然而反箋云與者喻王與九族不以恩禮御待之則使之多怨也兄弟昏姻無胥

遠矣箋云胥相也骨肉之親當相親信無相疏遠相疏遠則以親親之望易以成怨

【四二】弓人無角弓蓋如今北狄所用者

冬官弓人以六材為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又曰角之中恒當弓之隈杜子春云隈謂弓之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如彼文弓有用角之處不得即名角弓此言角弓蓋別有角弓如今北狄所用者於古亦應有之但弓人所不載耳今北狄角弓弛則體反若不紲檠則不復任用也檠

二五 檠謂 蓋說納 柲謂閉 即緄縢

者藏弓定體之器謂未成弓時內於檠中此弓已調和而言檠者蓋用說內於竹閉之中恐損其體亦謂之檠紲即緄縢也傳言巧用明是既已成弓非未定體也故知檠義爲然

六二 骨肉謂族親鄭通言昏姻

骨肉謂族親也以其父祖上世同稟血氣而生如骨肉之相附閉謂之骨肉然則骨肉唯謂同姓耳此經兼言昏姻箋通言骨肉者以昏姻之親與宗族同類△又云兄弟甥舅連言之是其同

[illegible]云凡器之孔其實大小不同

恐不然

也

七二 如酌孔取鄭謂器之孔大小不同

如酌老者之酒則當如孔之有取孔者器中之所受也器之所受有大小滿則止鄭知孔非物所由出言凡器之孔者以物所由出之孔於人飲酒容受之喻不宜又若一空不可以喻多少故為凡器之孔老子云孔德之容唯道是從謂器之受實為孔也

八三 猱升塗塗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猱後屬塗泥附著也箋
云毋禁𤔲猱之性善登木若教使其爲之必也
附木桴也塗之性善著若以塗附其著亦必也
以喻人之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君子有徽猷
小人與屬徽美也箋云猷道也君子有美道
以得聲譽則小人亦樂與之而自連屬焉今無
良之人相怨王不教之

一九

髦西夷摠名即羌髳

婟雅入蠻在南故爲南蠻髦對而言之不在中

國故爲夷髳髳雖在西蜀大摠名也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之其中有髳故知在西方也牧誓曰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又曰逖矣西土之人是西方也彼髳此髦音義同也

【十三】後子邁焉訓行訓放如左傳將行子南俾子靖之後子邁焉箋云邁行也行亦放也春秋傳曰子將行之正義昭元年左傳文時鄭之大夫游楚有罪子産將放之子大叔者游楚之宗傳曰將行子南子産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

能亢身焉能亢宗吉若獲孕字將行之何有於諸游是行爲放之義故引謚之也吉大叔之名子南游楚之字

【三一】長民者衣服不貳由德行有常

正義曰都人士詩者周人所作刺其時人所著之服無常也以古者在上長率其民所衣之服不變貳雖從容休燕之處其容貌亦有常不但公朝朝夕而已身自行此以齊正其人則下民皆爲一德謂其德如一與上齊同亦衣服不貳

【二】都人士皇華獨言周人譏畿內之人

從容有常也傷今不復見古之人故作詩又以刺之周人者謂京師畿內之人此及白華獨言周人者蓋叙者知畿內之人所作其人或微不足錄抑抑威儀維德之隅由德行有常故服不變旣觀其服之不貳知其德之齊一

【三】都邑之士有道先被德無道先化淫

正義曰都者聚居之處故知城郭之域也定本城作域正舉都邑者以都邑之士近政化有道先被其德無道先化其淫此時奢淫巧僞都邑

尤甚故舉古之都邑以駁今之都邑也

【三四】鄭於禮記注黃衣與此義異

禮記緇衣引此詩彼注云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詩人見而説焉以爲大蜡之裘則是有衣裼矣言取溫裕者以注記之時未詳此詩之意以狐裘黃黃者實大蜡時息民所服服則黃衣故以言焉至此觀經爲解故不與彼同也

【三五】玉藻庶人犬羊裘如詩亦得衣狐貉

玉藻云犬羊之裘不裼注云質略亦庶人無文

飾則庶人上服犬羊此衣狐裘者以禮不下庶
人其制不可得而曲盡此言狐裘則庶人得衣
狐裘明矣禮云犬羊舉一以言之七月云一之
日于貉箋云于貉往搏貉以自為裘是庶人又
以貉裘而禮無明文禮之所記不能盡也七月
又云取彼狐狸為公子裘則非公子不得衣狐
裘言庶人狐裘者以狐色不等若狐白非君不
服狐青及不而羔者則可以供公子而庶人避
其文故言于貉若黃狐及麤惡者不廢庶人亦

三六 或書 有命民 衣服異 蔡氏

服之且孔子云狐貉之厚以居狐連貉言之貉
旣庶人所服狐亦服之明矣以庶人服犬羊不
裼故此狐裘亦不裼取其溫裕而已或以書傳
云古者必有命民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彼都
人士爲命民故異於其餘庶民知不然者此則
思古之人則古之都邑之士則當皆然也下言
緇撮不異庶人則狐裘黃黃是庶人所當服矣
三七 服虔時毛氏不列學官故云逸詩
襄十四年左傳引此二句服虔曰逸詩也都人

行露 石氏

士首章有之禮記注亦言美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以爲逸

八三 士臺笠緇撮儉且節女綢直如髮密且正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也緇撮緇布冠也箋云臺夫須也都人之士以臺皮爲笠緇布爲冠古明王之時儉且節也彼君子女綢直如髮密直如髮也箋云彼君子女者謂都人之家女也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

髮之本末無隆殺也

【九三】臺夫須言臺皮爲笠緇布爲冠

臺草名可以爲笠則一也而傳分之者笠本禦暑故良耜曰其笠伊糾因可以禦雨故傳分之以充二事焉以緇撮爲一知臺笠不二矣兴臺皮爲笠緇布爲冠不用美物故云儉言撮是小撮持其髻而已

【丁】冠禮冠緇布而敝之今都人常服

郊特牲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冠而敝之可

三 纓 紂 纚 緒 帛

也注云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布玉藻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則此應始冠而敝之今都人以爲常服者士以上冠而敝之庶人則雖得服委貌因而冠之而儉者服緇布故詩人舉而美焉故論語今也純儉注云純當爲緇則緇不得爲紂帛何知非紂帛爲玄冠而言緇布者以緇雖古布帛兩名但字從才者爲帛從甾者爲布此言緇是知非帛且若是帛爲玄冠則有制度不得言其

二四人謂尹姞氏之女言有禮法

彼君子女謂之尹吉尹正也箋云吉讀為姞尹氏姞氏周室婚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姞氏之女言有禮法正義曰節南山云尹氏太師常武經曰王謂尹氏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其世為公卿明尹與周室為昏姻也韓奕云為韓姞相攸言汾王之甥是姞與周室為昏姻也又宣三年左傳云鄭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

元妃也言姬姞耦明爲舊姓以此知尹亦有舊姻矣既出貴舊姓昏連於王室家風不替是有禮法矣

三四帶如蠆髮如蠆尾而亦如也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厲帶之垂者髮之而亦如也而厲如蠆蠆也蠆必垂厲以爲飾厲字當作裂蠆螫蟲也尾末揵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

四四帶當有餘髮當有旟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旟揚也𥫗去伊辭也此言士非故垂此帶也帶於禮自當有餘也女非故卷此髮也髮於禮自當有旟也旟枝旟揚起也

五四 婦人在夫家笄象笄今髮由局不容飾于髮曲局薄言歸沐局卷也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𥫗去言我也禮婦人在夫家笄象笄今曲卷其髮憂思之甚也有去君子將歸若我則沐以待之

四六 召伯營謝既集告役夫歸哉今不然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任者輦者車者牛者發云集猶成也蓋猶皆也營謝轉餉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其所爲南行之事既成召伯則皆告之云可歸哉刺今王使民行役曾無休止時

四七 有任負有輓輦有將車有牽傍牛

生民云是任是負文別爲二故發以任爲抱此一者以相對則任在前負在背此任謂人所提

荷隨其所在搃之旨爲任也輂車人輓以行故
云輓輂者有將車者此轉運載任則是大車以
駕牛者也有牽傍牛者秋官罪隸職云凡封國
若家牛助爲牽傍鄭司農云凡封國若家謂建
諸侯立大夫家也玄謂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
罪隸牽傍之在前曰牽在旁曰傍此嘗謂即封
國也宜使罪隸牽傍其牛也既云將車者車中
有牛而將之而別云牽傍牛者此牛在轅之外
不在轅中故別牽傍之地官牛人云凡軍旅行

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注云牽傍在轅外輓牛也人御之彼雖非封國要牽傍亦在轅外以此知不與將車同也

毛詩要義卷第十五上

隰〻采
又書隰
席入反
濕失入反
而作

毛詩要義卷第十五下　小雅隰桑至何草不黃

一　下濕曰隰桑非水木隰畔無水宜桑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興也阿然美貌難然盛貌有以利人也箋云隰中之桑枝條阿阿然長美其葉又茂盛可以庇廕人興者喻時賢人君子不用而野處有覆養之德也正義曰夏書傳曰下濕曰隰桑非能水之木而言隰桑美者以桑不宜在停水之地宜在隰潤之所隰之近畔或無水而宜桑以今驗之實然者也

三

二 幽王黜申后而剌褒姒王惡可知

正義曰白華詩者周人所作以刺幽王之后也幽王之后褒姒也申后之黜幽王所爲而刺褒姒者言刺褒姒則幽王之惡可知以褒姒媚惑以至使申后見黜故詩人陳申后之被疏遠以主刺褒姒也帝王世紀云幽王三年納褒姒八年立以爲后則得在三年而黜申后在八年此詩之作在見黜之後褒國姒姓言姒其字者婦人因姓爲字也鄭語云而嬖是女使至於爲后

而生伯服又王欲殺太子必求之申是幽王亦
以伯服代太子
四　雨有雲露亦有雲露雲氣微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
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正義曰以英英
連白雲故爲白雲貌言露亦有雲者以雨必有
雲言亦亦雨也以今觀之有雲則無露無雲乃
有露言露亦有雲者露雲氣微不映日月不得
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露濃霧合則清且爲

安

昬亦是露之雲也霜露所落是天地之氣故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

五 龍漦之異在毋四十二季

昔夏之衰有二龍之妖卜藏其漦周厲王發而觀之化爲玄黿童女遇之當宣王時而生女懼而棄之後褒人有獄而入之幽王幽王嬖之是謂褒姒昔夏之衰以下之事皆出外傳鄭語帝王世紀以爲幽王三年嬖褒姒褒姒年十四若然則宣王立四十六年崩是先幽王之立十一

年而生其生在宣王三十六年也厲王流彘之歲爲共和十四年而後宣王立自宣王三十六年上距流彘之歲爲五十年流彘時童妾七歲則生女時母年五十六凡在母腹五十年其母共和九年而笄年十五而孕自孕後尚四十二年而生作爲妖異故不與人道同

六

豐在豐水西鎬在東其閒水北流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滮流貌箋云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之生殖喻王無恩意於申后滮池之

七

者畜水而言北流以引豐水

不如也豐鎬之間水北流正義曰文王有聲箋
云豐在豐水西鎬在豐水東然則豐鎬之間唯
豐水耳而謂之池者家語云今池水之大誰知
非泉焉召旻曰池之竭矣不云自瀕則池者下
田畜水之處且言浸者不得在豐水之中則此
池在豐水之左右其池汙下引豐以漑灌故言
浸彼稻田也池水當得停而亦言北流者以池
上引豐水亦北流浸灌既訖又決而入豐亦爲
北流

九 煁爲烓 蓋無釜 即後世 三隅竈

八 樵桑薪以烘烓竈喻黜后爲卑賤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 卬我烘燎也煁烓竈也○箋云桑薪宜以養人者也箋云人之樵取彼桑薪宜以炊饔饎之爨以養食人桑薪薪之善者也我反以燎於烓竈用炤事物而已喻王始以禮取申后申后禮儀備今反黜之使爲卑賤之事亦猶是正義曰舍人曰煁烓竈也郭璞曰今之三隅竈也然則烓者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烘本爲此竈上以然火照物若今之火爐也少儀云

抱樵注玄未燃曰樵則樵者薪之一名但諸事皆反其名以名其事此樵彼桑薪猶薪是檴薪也此以燎煁爲不宜明其宜炊爨也故知宜炊饔饎之爨饔以煑肉饎以炊飯雙言之也煑肉亦言炊

十念子懆懆疏作慘慘　懆七感反說文七倒反亦作慘慘

念子懆懆視我邁邁正義曰邁邁是不悅之狀爲王所不悅者唯申后耳故以我爲申后反以相對故以子爲幽王慘慘非悅順之辭故知欲

諫上

二十 鶖貪惡而在梁鶴潔白而在林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鶖禿鶖也箋云鶖也鶴也皆以魚為美食者也鶖之性貪惡而今在梁鶴潔白而反在林興王養褒姒而餒申后近惡而遠善

二十一 鳥翼者掩左雄左掩右雌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箋云戢斂也斂左翼者謂右掩左也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

左掩右雌陰陽相担下之義也

三十 微臣謂卿大夫出行士為末介者

府史則官長辟除不在臣例大夫則爵尊禄重是爲大臣故知微臣謂士也士之作詩亦庶多矣此篇獨言微臣者以爲此大臣遺忘微賤而刺之義取於微言之也又解所以怨大臣遺忘之也以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爲末介以士之禄薄或困之資財則當賙贍之以不賙餼爲遺忘也知士爲末介者以爲賓而作介猶爲主而作

擯〻聘禮及聘義皆言士爲紹擯繼於卿大夫
之末爲末擯故知此行作末介也王制說班祿
之法下士食九人中士十八人上士三十六人
公私雜費有不足故云士之祿薄或困乏於資
財也

四十 聘問宜與朝祀同名貳車鄭云倅
後車倅車者明後爲副也夏官戎僕掌倅車之
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僕掌佐車之政是朝祀
之副曰貳兵戎之副曰倅田獵之副曰佐此是

鄭業

周禮本文亨煑爲句

聘問之事宜與朝祀同名當言貳車言倅者周禮以相對而異名其實貳倅皆副也散則義通

注 牛羊豕曰牲繫養曰牢孰饔腥餼

正義曰孝經云三牲之養則牲兼三畜故羊牛豕曰牲也公劉曰執豕于牢地官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牢者牲所居之處故繫養者爲牢也天官內外饔皆掌割亨之事亨人掌外內饔之爨亨煑是亨肉之名故孰曰饔也饔既爲孰則餼非孰矣僖三十三年

左傳曰餼牽竭矣餼與牽相對是牲可牽行則餼是已殺殺又非熟故知腥曰餼謂生肉未煑者也既有饔餼遂因解牽使肉之別名皆盡於此此與牽饔相對故餼爲腥其實餼亦生哀二十四年左傳云晉師乃還餼臧石牛是以生牛賜之也論語又聘礼注云牲生曰餼由不牽養相對故爲生也

六十 瓠葉庶人之菜亨以嘗酒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幡幡

瓠葉貌庶人之菜也箋云亨熟也熟瓠葉者以
爲飲酒之葅也此君子謂庶人之有賢行者也
其農功畢乃爲酒漿以合朋友習礼講道藝也
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亨瓠葉而飲之所以急
和親二也飲酒而曰嘗者以其爲之主於賓客
賓客則加之以羞

十七 兔斯首訓曰漢時斯斯作鮮以声近字變
鄭以斯首以見兔小與毛爲異斯爲兔首之色
故言斯白也又解斯得爲白之意今俗斯白之

十八 服民以 于思爲 白頭亦 思聲近 詩

字當依鮮明是𤰈白之義故也鮮而變爲斯者齊魯之間其語鮮斯聲相近故變而作斯耳宣二年左傳曰于思于思服虔云白頭貌字雖異蓋亦以思聲近鮮故爲白頭也玄獸小則毛悅長則色重故言有兔白首兔之小者明其微薄也

箋禮先進酒乃薦脯醢乃羞庶羞

羞進也謂既飲酒而進此兔肉於賓也飲酒之禮既奏酒於賓乃薦羞者因此酒羞並有言先

疏炙若 今炙肉 燔若今 燒乾脯

後之宜且辨經雖先爲羞進則在後也今禮鄉飲酒燕禮大射皆先進酒乃薦脯醢乃羞庶羞

十二 酢訓報賓既卒爵洗而獻主人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炕火曰炙酢報也箋云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凡治兔之宜鮮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正義曰若鮮明而新殺者合毛炮之若割截而柔者則臠貫而炙之若今炙肉也乾者謂脯腊則加之火上燔之若今燒乾脯也柔謂殺已

[illegible]案

多日而未乾也

二九 釂猶漢俗人勸酒亦先自飲而後勸人

酌言釂之釂道飲也箋云主人既卒酢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進賓猶今俗人勸酒正義曰傳以釂爲導飲嫌其謂主人自飲爲釂故辨之主人既卒酢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以進賓如此乃謂之釂猶今俗人勸酒者俗人亦先自飲而後勸人故云猶之箋皆准鄉飲酒燕禮而爲說也

濟漸之

石漸士銜反

六四

舒有鳩

郡庸龍

謂之羣

舒

三十

楚久稱荊秦始皇父諱楚改荊州

正義曰以楚居荊州故或以州言之春秋經貫

氏訓詁云秦始皇父諱楚而改爲荊州亦以其

居荊州故因諱而改之亦有本自作荊者非爲

諱也春秋公羊穀梁皆言州不若國賤楚故以

荊言之彼自春秋之例其外書傳或州或國自

從時便非褒貶也郡武曰維汝荊楚已并言之

是楚之稱荊亦已久矣魯頌亦曰荊舒是懲是

隨時之名不定也以傳有舒鳩舒鄝舒庸又有

舒龍謂之羣舒此直言舒不指一國箋又引舒國不盡故言之屬

北五 維其勞矣字義自通鄭讀爲遼遠

鄭以勞爲遼遼遠言廣闊之意毛無改字之理必不與鄭同勞矣當爲勞苦故王肅云言遠征戎狄戍役不息乃更漸漸之高石長遠之山川維其勞苦也孫毓云篇義言役人久病於外故經曰山川悠遠維其勞病矣廣闊遼遠之字當從遼遠之遼而作勞字者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

詩又曰之詠歌不專以竹帛相授音既相近故遂用之此字義自得通故不言當作遂也

六六

白蹢之豕離縉牧而涉波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豕豬也蹢蹄也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箋云烝衆也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四蹄皆白曰駭則白蹄其尤躁疾者今離其縉牧之處與衆豕涉入水之波漣矣喻荊舒之人勇悍捷敏其君猶白蹄之豕也正義曰釋獸釋豕云四蹄皆白曰豥孫炎曰蹢蹄也爾

雅主爲釋詩詩中言豕白蹢唯此而已故知本
以訓此也馬驚謂之駭則駭者躁疾之言白蹢
名之爲駭其躁疾於餘豕故云則白蹄其中尤
躁疾者也駭與豥字異義同釋獸於豕之下所
寢橧舍人曰豕所寢草名爲橧某氏曰臨淮人
謂野猪所寢爲橧李巡曰猪卧處名橧橧是所
居之處牧是所食之地故云離其橧牧之處與
衆豕涉入水之波漣矣總與橧音義亦同

箋 箕畢好風雨從妃之所好

書注洪
範風為
土雨為
木由五
行傳為
故以

箕好風畢好雨者鄭與洪範注云風土也為木妃
雨木也為金妃故星好焉推此而往南宮好暘
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也是由己所克而得
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鄭知然者以庶徵曰
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而休徵肅時雨若乂時
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此肅乂哲
謀聖本之五事則肅由貌也為木乂由言也為
金哲由視也為火謀由聽也為水聖由思也為
土故五行傳以為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

毛詩之華

為思屬土庶徵亦依此此貌言視聽思爲次與〔𠕋〕

此故云雨木氣也春而施生故木氣爲温也暘

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陽也燠火氣也

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

火非土不處故知土氣爲風以此知風土雨木

皆從妃所好

疏 經先傷己後時事序先事而後傷

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

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

二十

言師旅並起周衰或不能備軍

士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師旅並起者諸侯或出師或出旅以助王距戎與夷也大夫將師出見戎夷之侵周而閔之今當其難自傷近危士首章上二句之事因之以饑饉卒章下二句是也閔周室之將士卒章上二句是也傷已逢之即首章下二句是也經序倒者序以由師旅饑饉致周室之士所以傷之經則因文以弘義逢師旅而已傷乃覆言可傷之事周禮制諸侯從王之法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今[illegible]

出師旅者周禮言其極耳行則隨時多少不必盡然且於時諸侯衰弱或不能備軍故總出師旅也

二 陵苕之華將落則黄喻諸夏衰

苕之華芸其黄矣興也苕陵苕也將落則黄變云陵苕之華紫赤而繁興者陵苕之幹喻如京師也其華猶諸夏也故或謂諸夏爲諸華華衰則黄猶諸侯之師旅罷病將敗則京師孤弱

三 牂羊不能墳首心星不能久在罶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罶言不可久也箋云無是道者喻周已衰求其復興不可得也不可久者喻周將亡如心星之光耀見於魚笱之中其去須臾也正義曰釋畜云羊牡羒牝牂故知牂羊牝羊也墳大釋詁文牝小羊也首必稱身小羊而責大首必無是道理也星隨天運晝夜一周魚笱之間暫見心星之光曜須臾即過故言不可久也



【三三】傳以鮮飽爲治少亂多箋無可以飽人於亂世之食而飢人於治世豐食而飽今亂日多故人可粗得食而治日少故少可以飽鄭下二句爲異言時師旅既起因之以飢饉故言此士卒之人於晏早可以與之食但時乏少無可以飽之鄭以幽王時恒多禍亂曾無治時何得云治日少乎所以易毛

【三四】草黄至玄師過時不歸故云矜云匪民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箋云玄赤黒色始春之時

草牙孽者將生必玄於此時也兵猶復行無妻曰矜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哀我征夫獨爲匪民箋云征夫從役者也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性也今則草玄至於黃黃至於玄此豈非民乎

三五 鄭云草牙孽必玄孫炎物衰色玄玄赤黑色春秋元命苞稽耀嘉皆云夏以十三月爲正物生色黑故知始春之時草牙孽者將生必玄也釋天云九月爲玄孫炎曰物衰而色

玄也詩曰何草不玄與此始春之言不同者爾
雅所言月名皆不以草色李巡曰九月萬物草
盡陰氣侵寒其色皆黑是陰而氣寒之黑不由
草玄色孫炎之言謬矣

六三 非兕虎而循野言視民如禽獸

非是兕非是虎何爲久不得歸常循彼空野之
中與兕虎禽獸無異乎許慎云兕野牛其皮堅
厚可爲鎧序云視民如禽獸則直取在野以比
之而下章以狐比有棧之車則比中各自取象

故云兕虎比戰士取其猛也

【注】禮棧車役車異傳以役釋棧

巾車言服車五乘有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注云服車者服事者之車棧車不革鞔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以此言之則彼自有棧車何知此非彼者以彼棧車士之所乘以服事非此軍旅徒役所當有以此知非巾車之棧車也若然傳云棧車役車則與彼庶人役車同又知非彼役車者以役車庶人之所乘但庶人

賤以供役爲名耳非輦者也即唐蜒蜉言役車其休是矣彼不以人輓故知不與此同此謂從軍供役之輦車耳有棧是車之狀非士所乘之棧名也

毛詩要義卷第十五下